

永樂大典

卷二萬四百二十
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六

二質

稷

益稷

書傳會選蔡氏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朱
為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
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為稱益稷二人
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晦菴書說義剛問益稷篇為與皋陶只管自叙其功
是如何先生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
為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曰孜孜皋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他要
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
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教其
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孔安國傳為稱其
人因以名篇孔穎達正義傳為稱至名篇正義曰為言暨益暨稷是為
稱其二人二人佐為有功因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為亦所以彰此二人之
功也為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為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稷稷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六

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稷稷之篇
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黃度書說益稷佐為有功因為稱其事故以名
篇孔氏之言是也拙齋林之奇全解伏生之書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
於皋陶謨至孔安國按壁中科斗書始釐而為二觀舜典慎微五典而下
正與堯典帝曰欽哉之文相接益稷帝曰來為汝亦昌言而下實與皋陶
謨思曰贊贊稷哉之文相接則伏生之書合而為一者是也而孔氏必釐
而為二者蓋古者簡冊以竹為之編次而成書所編之簡不可以多也故
文之多者一篇之所不能容則釐而為二雖釐而為二苟文勢相接亦不
害其為一也既已釐之則必為之篇名以別之於是有堯典舜典大禹謨
皋陶謨益稷之目此但為簡冊之便耳非有義於其間也書序既有此二
篇之目而孔壁之中舊文雖為一簡孔氏安得不釐而為二哉以是知伏
生之合之也由是理而推之也孔氏之釐正也因其簡冊之舊也故簡冊
則當從孔氏而為二篇之文相屬而讀之則當以伏生為正篇名益稷者
蓋以篇首有暨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簡冊猶論語有顏淵微子
孟子有公孫丑萬章等篇名也而唐孔氏則謂二人佐為治水有功因此
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為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此則過論也陳經詳解古

書以益復合於皋陶謨。觀此篇之文。大槩與皋陶相聯續。如皋陶曰。余未
有起思曰。贊贊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此文意相接。其後乃分為益復
篇。固為有壁益暨復之事。故以名篇。胡士行詳解此。與前篇文勢相接。以便
竹簡分為二陳。大猷集傳。呂氏曰。如論語學而子。子。惟取篇首二字。以
記篇名。後多類此。林氏曰。仁山金履祥表註。語意與皋陶謨
相接。竹簡繁多。折為二編。今文合之王充。秘書疑問。斷先典作於虞史。故
以若稽古先之。舜典。大禹謨。皋陶。皆虞書也。何以亦言若稽古。大禹謨。
益復。皆虞廷之臣也。而益復不言稽古何歟。充舜言典禹皋陶言謨。益復不
言謨何也。答。書者。古之史也。其紀錄則出於當時。其纂脩則成於後世。
春秋傳所引虞書。皆云夏書。則知舜於大禹。皋陶謨。必紀錄於虞朝。而纂
脩於夏時矣。况自今以上。皆可謂之古文。何必異代而後謂之稽古乎。禹
皋。益復。固皆虞廷之臣。而益復不言稽古者。蓋益復一篇。今文本合於皋謨。
故帝曰。來禹。汝昌言。正與上篇末文。繫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
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不過以下文禹稱益復
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耳。是則稽古之辭。已見於皋陶之首矣。安有一
篇之書。而兩言稽古者歟。且典主記事。故充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

水樂大典卷四百三十六

二

皋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何諧。皋
陶之謨也。况一篇之中。自禹稱暨益復。播奏艱鮮之外。終始無益復之言。
是又可謂益復之謨乎。合
皋陶謨而觀之。可無疑矣。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

帝子何言。子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艱食。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數善。謂皋陶之謨。主矣。我
吏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為皋陶答問者。蓋相

書傳會選蔡氏傳攷攷者。
勉力不忘之謂。帝以皋陶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六

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事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汎
 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苞山上陵。下民昏替。壅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
 曰。禹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楫也。輜史記作輗。漢書作輗。以板為之。
 其狀如箕。棹行泥上。標史記作橋。漢書作楫。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
 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或行
 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埋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汎溢
 滿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險。障開道路。
 而後水功可興也。秦連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連象馬獸
 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
 之間。廣尺深尺曰吠。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吠澮之間。有遂有溝。
 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吠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
 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吠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
 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懇勉也。懇勉其民。使
 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黍粟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
 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人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
 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遂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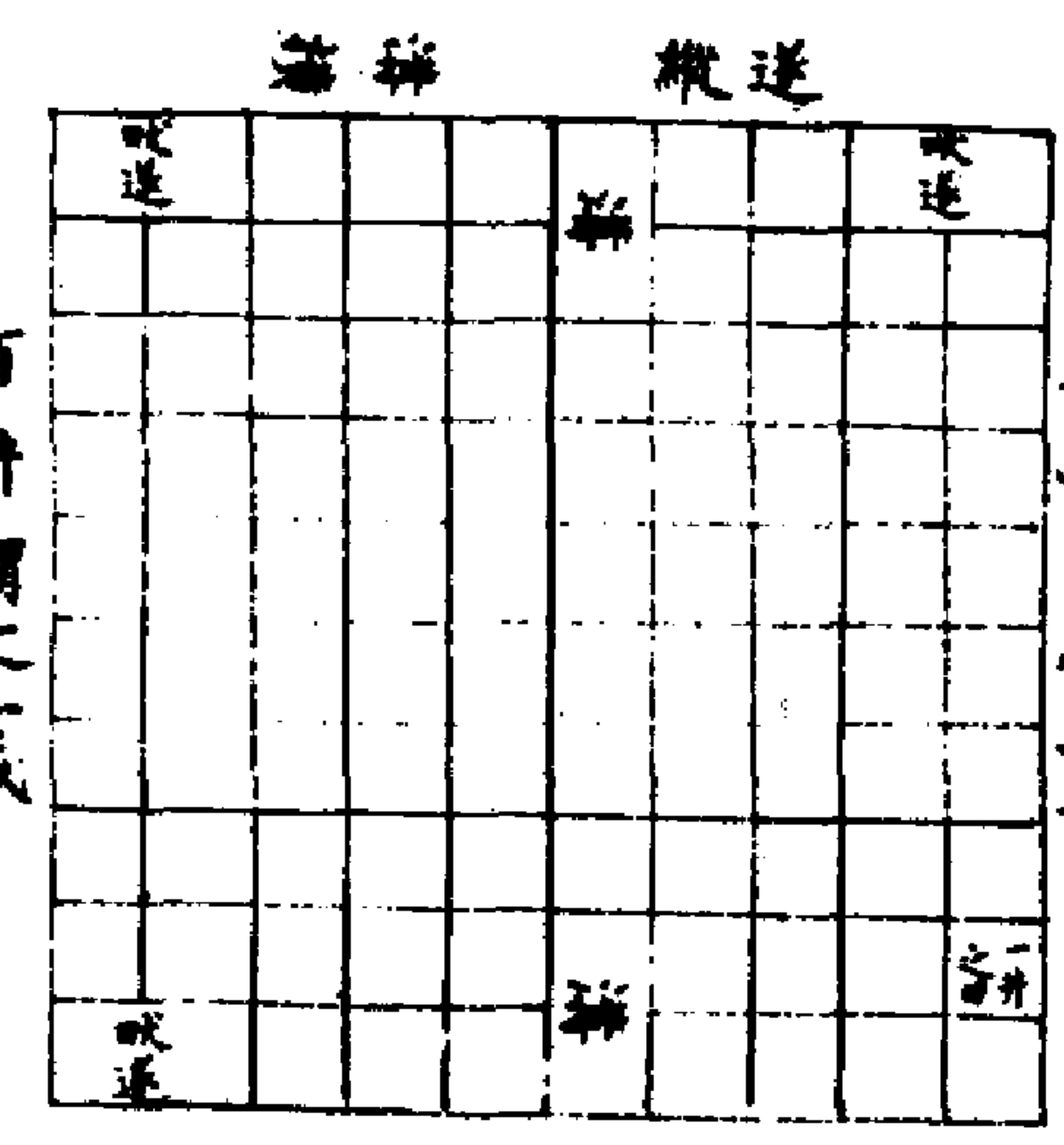
三

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舉
 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鄒季友音釋。經攷音。茲。聖都念反。來平聲。戰作代。
 反。刊。丘寒反。字本作刊。鮮音仙。下同。吠。古注反。澮。古外反。傳。守去聲。浸。謀
 官反。替音茂。人音務。日不明也。輗。敕倫反。標。倫反。輗。充荷反。人。丘坎反。
 在。如淳音。輗。阿古音。知字。輗。涉平反。輗。俱土反。漢書音九。足反。遂。倉何反。
 跋。徒結反。治。平聲。下治水。同。壅。古困。澮。音。編。廣。深。陸。並音。去聲。度。廣。曰。廣。
 度。深。曰。深。然。此。村。言。其。廣。狹。深。淺。之。數。音。如。字。亦。通。澮。急。域。反。考。工。記。廣。
 深。二。尺。曰。遂。廣。深。四。尺。曰。溝。廣。深。八。尺。曰。洫。蓋。吠。極。小。而。澮。極。大。故。云。舉。
 大小以包其餘也。民尚艱食。按經文。上。司。言。鮮。食。則。曰。養。下。司。兼。言。粒。
 食。鮮。食。則。曰。播。養。蓋。謂。播。種。報。難。故。以。百。穀。為。難。食。也。秦。傳。言。民。尚。艱。食。
 則。與。上。司。語。法。不。協。且。一。句。之。間。文。義。亦。不。通。禹。氏。本。報。作。報。云。根。生。之。
 食。亦。謂。百。穀。也。孔。疏。云。益。養。鮮。食。刊。木。所。獲。鳥。獸。也。獲。養。鮮。食。決。水。所。得。
 魚。鱉。也。積。子。智。反。起。治。去。聲。不。保。其。治。同。
 濬。吹。滄。非。川。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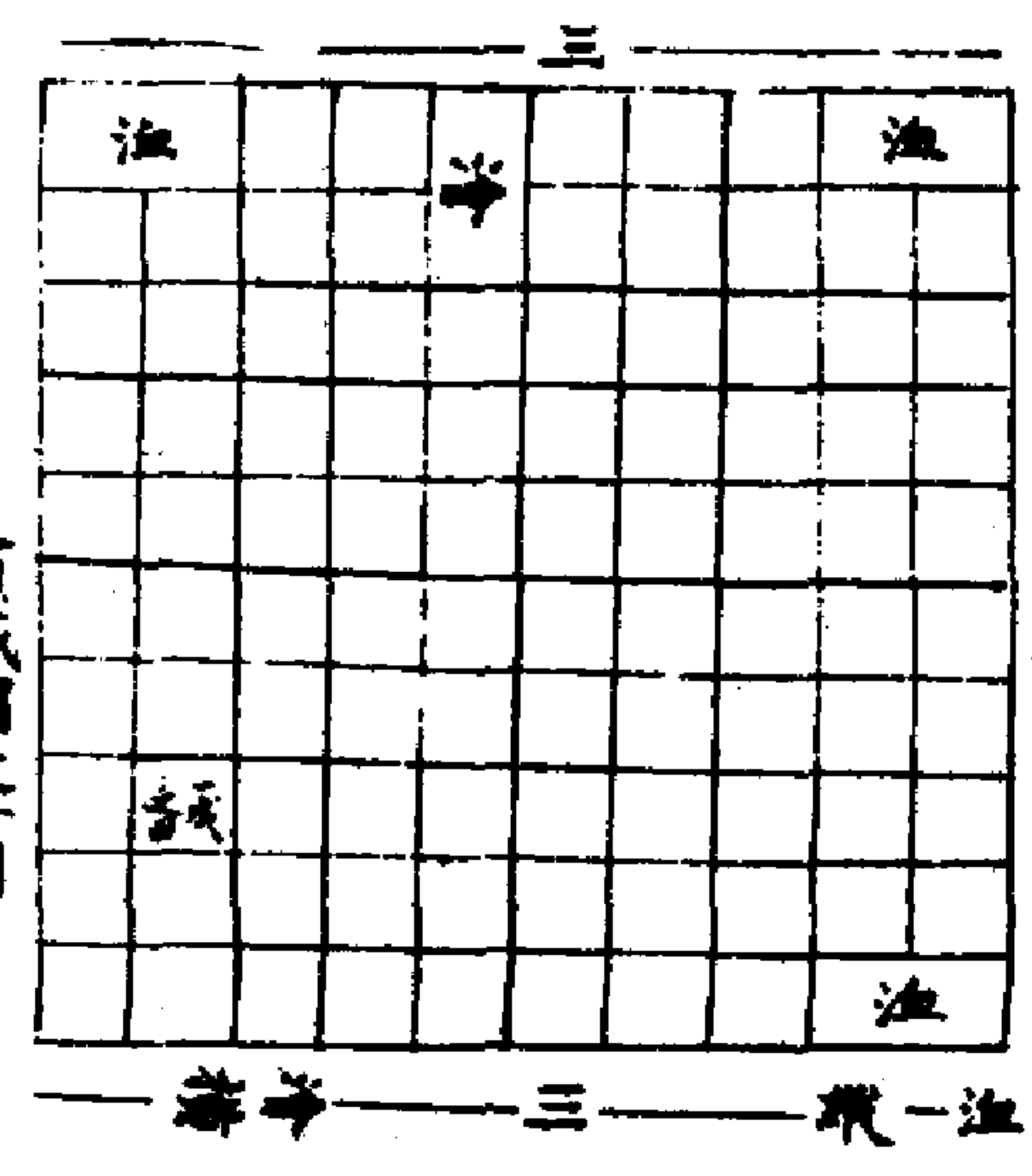
壹成之田。稱廣五丈二。稱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吠。曰。首倍之。廣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

溝入一漁

每一日當一井



川每一日當百井



右一岡之田。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日漁方百里為岡。岡間廣二尋。深二仞。日漕九漕。共入九川。一岡之田。其漕九十。漕九。漕九。漕九。

水經大典卷四十六

四

陳師凱旁通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此據古注也。陸氏云。輻如海青。施以板置泥上。履皮云。木輻形如木。某持行泥上。尸于云。澤行乘。絕于絕。反標。史記作橋。徐音近。連反。漢書作橋。九尾反。書說云。說見正義。又史記夏紀。古陸行。水車水行。乘船泥行。乘輻。山行。乘標。正義云。輻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由一脚泥上。推連。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也。標。上山前。出短。後高。長下山前。高。長。後短。也。左傳云。井。埋木刊。見。來。二十五年。周禮。一畝之間。至。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周禮。冬。官。考。工。記。云。見。正。義。專。造。於。川。各。載。其。名。凡。九。下。之。地。就。兩。山。之。間。必。有。川。為。大。川。之。上。必。有。塗。馬。孔。安。國。傳。帝。曰。來。高。汝。亦。昌。言。因。事。陶。謙。九。德。故。呼。為。使。亦。陳。當。言。禹。拜。曰。都。王。子。思。日。致。致。拜。而。數。辭。不。言。欲。使。帝。重。事。陶。所。陳。言。已。思。日。致。致。不。息。承。承。臣。功。而。已。事。陶。曰。吁。如。何。問。所以。致。致。之。事。禹。曰。洪。水。滔。天。王。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因。水。災。于。來。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隨。行。九。州。之。山。林。刊。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暨。益。秦。燕。鮮。食。秦。謂。造。於。民。鳥。獸。新。殺。日。鮮。與。益。榘。木。復。鳥。獸。民。以。進。食。于。決。九。川。

至距川。距至也。决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畝之間廣二畝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撥播委廩。鮮食。鮮食。難也。取難得食。廩則與撥。教民播種之。决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懸運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徒有之無。魚鹽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悉民乃粒。萬邦作乂。未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皋陶曰。兪。師汝昌言。言禹功善當可師法。陸德明釋文當。下决反。本亦作謹。書篇反。事登聲類云。謹言善言也。思。徐如字。又息反。及。孜孜。音茲。浩浩。戶老反。暨。丁念反。暨。音務。一音及。本或作暨。濁乃歷反。于乘。下音絕。利。音去反。輸。五倫反。澮。音作澮。如澮音絕。以故置澮上。韻定云。木澮形如木葉。澮行泥上。尸于云。澮行乘絕。澮音于絕反。澮。音連反。文紀作澮。徐音五連反。澮音作澮。九是反。隨行。下五反。澮。音作澮。下同。說文云。澮。所又。澮。下反。暨。音若反。鮮。徐音仙。為云。鮮。音也。距。音且。澮。思。俱反。畎。公火反。澮。故外反。廣尺。上古元澮反。深尺。上尸結反。下深二仞。同。暨。今反。及。丞。之。丞。反。粒。音立。治。直吏。下同。當。丁浪反。重言。帝曰。來。禹二。見舜典。如何三。充典。皋謨。隨山刊木。禹貢。重意。汝亦昌言。又師汝

永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三十一

五

昌言。禹謨。皋謨。禹拜昌言。予思日孜孜。君陳。惟日孜孜。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充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師汝昌言篇首。孔穎達正義。帝曰。來。至汝昌言。正義曰。皋陶既為帝謨。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皋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動於居職而已。皋陶惟禹不言。故謂之曰。呼。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沉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楫。操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植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植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為食也。我又通决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撥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廩。乃决水。所得魚鱉。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徒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來粒之食。禹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皋至當言。正義曰。上篇皋陶謨。九德。此帝呼禹。今亦陳當言。亦者。亦皋陶也。明上篇皋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皋陶為帝。舜謨者。以此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敷。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皋陶所

陳言已無以加之。王肅云。帝在上。舉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替者。眩惑之意。故言昏替。是下濕之長。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替。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因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傳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上。徐廣曰。橋一作葦。山行乘輶。泥行乘輶。子。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輶。山行則橋。云。泥行如其。行泥上。如。云。後。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乾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或作標。為人所牽引也。如。洋云。橋。謂以鐵如。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常略云。橋。木器也。如今。舉。林。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與。輶。為。一。標。與。楊。華。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為。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為。治。水。治。水。編。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東。二。十。五。年。左。傳。云。堯。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

水經注卷之六

六

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謂。至。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為。人。治。水。故。如。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石。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深。廣。五。寸。二。指。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吠。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吠。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吠。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吠。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吠。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澮。吠。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雖。難。至。鮮。食。之。正義曰。難。難。也。釋。詁。文。為。主。治。水。授。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虞。先。須。教。導。以。教。之。故。云。衆。難。得。食。虞。則。與。穀。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虞。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教。人。艱。危。之。危。故。舉。難。得。食。虞。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六

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傅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材木也。勉勸天下，使有之無者，謂使我有，任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從山林，木從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邊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傅來食至治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糧也。今人謂飯為米，糲，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教不生，政由教而就。言天下由此教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己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要義為陳治水乘載，暨益稷所以孜孜之事。四載與史記諸書同，而字體各異。列本訓除謂糲，謂開道治水。決川距海，由濬吠澮距川，故先言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言食魚以助穀。烝民粒，故為邦父。禹言此以勉人。王見上其史浩，講義帝曰：未為王萬邦作父。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似亦有理。蓋味其辭意，則未克也。皋陶方選託於未有智思，日贊贊襄，載而帝呼禹曰：汝亦昌言。是喜皋陶之謨，而使禹亦言之也。亦者，連上文言也。禹問帝命，則拜謂帝曰：皋陶所言至矣，盡矣，予何言哉。皋陶欲其必言也，故驚歎而問焉。曰：如何，如何者，所以發禹之言也。禹曰：洪水滔天，漭漭無際也。浩浩懷山襄陵，丘陵且不見，况得平土乎。下民昏替，墊溺而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是故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輶，山乘櫟，隨山高下，利木以積薪為隄防也。當是時，益烈山澤而焚之，得禽獸以進於斯民，補其乏食，益之功大矣。及水之將平，決九川以距四海，九州各有川道之至于海，四海者，東西南北之水，各隨其地勢而導之。此禹行其所無事也。濬吠澮距川，解者曰：凡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為吠，百里之內，廣二尋，深二仞為澮。濬吠澮距川，川者，大川也。明其水亦至于海也。此禹盡力乎溝洫也。海內漸得平土，於是稷降播種，以進於民，其曰艱食，草木之根也。鮮食，魚鼈也。民既得取艱食鮮食，而商旅有塗可行，又使之懋遷，有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化者，不腐敗。居者有儲蓄，烝民乃粒，則飢饉之患去，稷之功大矣。是禹以萬邦作父之功，歸之益稷也。禹既歸功於益稷，益稷初無言也。而以名篇者，彰禹推賢遜能之德也。黃度書說帝曰：未為王師，汝昌言。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皋陶慎厥身，修厥明，勵翼，益稷予思，日孜孜。是為三謨綱領，皋陶之論。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六

七

制已具於是時。吐滄乃井田之所有者也。暨後播耒庶艱食。艱食五穀也。得之也艱。故謂之艱食。始也耒庶鮮食。既又播耒庶艱食鮮食。至於洪水既平。懸遠有無。彼此變通。然後庶民乃穡。萬邦作乂。方其始也。民有未得粒食者。且只教食鳥獸之肉。到得庶民乃粒。然後舉天下之民無有不粒食者矣。所謂耒庶鮮食。播耒庶艱食鮮食。當時多少辛苦。若非禹與益援天下之民何由而得食。縱使只有禹。無益援以補助。則禹之一身亦自了許多事不得。是益援在當時有生養萬民之功。民之於益援。有生死肉骨之恩也。無此二人。則民莫之得食。思至於此其功豈不甚大。此其所以並於禹也。此其所以特舉而名篇表而出之也。禹既如此自述其艱難。皋陶乃曰。師汝昌言。今觀唐虞君臣之間。絕與後世不同。且如後世人主。若命其臣以汝亦昌言。必須於此教陳治道。以為治天下當若之何。禹却都無一言及於治道。止曰。予思日孜孜而已。蓋孜孜二字。有無窮之義。說此二字。是說無限治道也。且如人主為天下。果能勉勉不已。日進無疆。天下何患不治。是孜孜之言。乃所以為治道之大者也。至於皋陶有如何之問。禹亦不及於治道。但自述其前日之艱難。皋陶便曰。師汝昌言。且自今觀禹之言。若自矜伐其功者。所謂昌言。果安在。然皋陶便欲師之何哉。後世說

者謂古人不事形迹。理所當言。雖自伐其功而不為過。亦不必如此說。蓋此便是禹不矜不伐處。便是禹思日孜孜處。何者。常人當功業未成之時。則必艱難以基之。及功業既成。前日之艱難往往忘之矣。於是侈然自大。無復前日之心。此心稍更變。便是矜伐。便是滿假。禹成莫大之業。而猶不忘前日之艱難。方洪水未平。存於禹者。是心也。及洪水既平。存於禹者。亦是心也。禹之心只是孜孜不已。學者須當看禹自述其艱難。此正是禹不矜不伐處。惟皋陶深知禹之心。所以有師汝昌言之辭。舜命禹汝亦昌言。禹便拜而都之。禹自言其治水之艱難。皋陶便謂師汝昌言。皆默會於言意之表。此無他。只緣其工夫一同。舜之工夫。即皋陶之工夫也。皋陶之工夫。即禹之工夫也。工夫既同。此其所以能默會於言意之表。拙齋林之奇全解布曰。來禹。豈益耒庶鮮食。此文與皋陶陳謨同為一時之事。其文當與上贊贊襄哉相屬。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蓋皋陶既已陳謨于帝。於是呼禹使汝陳其盛德之言。禹拜曰。都。帝于何言。予思日孜孜。禹既承命。於是拜而歎矣。以謂皋陶之謨。既已盡善矣。然僕何言哉。惟思日夜孜孜奉臣職而已。皋陶曰。吁。歎辭也。皋陶於是歎而問禹。以予思日孜孜之事。禹如何也。揚子雲曰。禹以功舉陶以謨。當舜之時。禹皋陶之事。各以

其能自致其上，皋陶陳謨，而不敢自許其功，禹成其功，而不敢自許其謀。故帝雖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而禹乃謙遜不敢，即承命而遂言之也。其意蓋以謂皋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且不逮，其何以有加於皋陶？故皋陶問其如何，而禹但以孜孜奉職見於己試之効者以答之也。周希聖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禹之謙遜，以謂坐而論道者，必皋陶而已，特作而行之而已，此說是也。自此至堯民乃粒，萬邦作乂，此實禹治水本末先後之序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於是天下之民皆昏墊溺困於水災也。四載說者不同，孔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楫，而史記及尸子、慎子、漢書、溝洫志與此所載大同而小異。水乘舟，陸乘車，諸說皆同。泥乘輜，史記作楫，尸子作輜，慎子不及溝洫志。作輜，山乘楫，史記作輜，溝洫志作楫，然而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輜與楫，統在一物也。楫與輜，一物也。輜以版為其狀如箕，以槌行泥上，楫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治洪水之時，以此乘之，以為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雖其制度不同，不詳見於經，然自漢以來，其說如此，必有所傳聞也。或者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之功，十有三載，乃同，則以為禹治水，實四年而成功，故謂之四載。世

多喜此說，蓋其文致附會，亦似有可信者。然而四載止治水而言，謂之四載可也。何以謂之乘四載乎？又其年數反覆齟齬而不合。蘇氏論之詳矣。隨山刊木者，蓋禹之治水，自通障蔽始。於禹貢之書，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後言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教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益禹治水之初，必先烈山澤，驅禽獸，以通障塞。障塞既通，然後土功又得而施之。豎益奏庶鮮食，益是佐禹治水，禹當夫水土未平，民未粒食，於是豎益教民以食，魚鼈鳥獸之肉而充飽也。奏庶鮮食，進於民也。鳥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予決九川，王萬邦作乂。障塞既通矣，然後可以施其治水之功。使川澤之水各有所歸也。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蓋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沅也。淮也。渭也。洛也。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沈。要之謂九川者，但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也。距四海，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導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黑水終入于南海。後至于大陸，以北播為九河，入于海者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然海之量，合受眾派，若如此說，則是西海所受者。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六

惟一弱水南海所受者惟一黑水無此理也。若以決九川為九州之川澤無所不決而距四海為江水皆歸於海則無所不包矣。潘賦澮距川謂川澤之水既有所歸於是疆理其地則為溝洫以宣泄平地之水使皆歸於川澤亦以為耕稼之漸也。考工記曰匠人為溝洫土謂之澮。說見上。自吠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不言遂溝洫而曰吠澮者蓋舉小大以包其餘也。決九川距四海澮吠澮距川則比其功後又倍於隨山刊木矣。故所藉以為衆庶之食又非鮮食而足也。故於鮮食之外又加艱食焉者蘇氏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艱難而得之者也。古者凶年饑歲五穀不熟民無所得食於是有拾橡栗作食桑椹取給蒲蕪以充飢者所得艱食即此類之謂也。謂使民食鳥獸之肉又加之以草木根實之類以足之也。艱食鮮食者則民無阻飢矣。於是又勉之以車通貨賄以給其資生之具。懋遷有無違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徒山林材木從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其所居積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是也。既懋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與農事而使民營其粒食之利粒食者五穀之食也。民既粒食則飢饉墊溺之患皆可以免矣。舜使禹陳其盛德之言禹謙自牧不敢

以陳謨自居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洪水之初浩浩懷襄下民昏墊而其終也然民乃粒萬邦作乂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成警戒其兢兢業業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如此則國家之福永永無窮矣。鮑叔牙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大禹之思日孜孜其意如此柯山夏俱詳解希曰來禹王子思日孜孜。皋陶前既已陳謨帝於是呼禹使汝亦陳善言禹既承命於是拜而嘆美謂皋陶之謨既以盡善夫何言哉惟思日孜孜奉臣職而已。揚子雲曰云云見世有公解此正禹不敢自任能言之責也。下文文歷陳隨山刊木決九川澮吠澮等事乃因皋陶問其所以孜孜不忘之意故一二言之實非自夸耀其治水勤勞如此也。皋陶曰吁。士師汝昌言禹既不敢以能言自任而謂我惟思日孜孜奉臣之職故皋陶於是吁而疑惟其事謂禹非不能言故繼以如何所以問禹所謂孜孜者果何事也。禹既承皋陶之問於是言孜孜之事謂洪水之時其勢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襄陵下民遺此水災憂愁困苦至於精神昏惑雖墊陷沉溺亦不自知我於是乘此舟車鑿楫四種之載以隨行其山川刊除其木開通障蔽

從矣。艱食鮮食於民，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爾。此說極當。禹既奏艱食鮮食，以救民阻飢，於是又使之勉於遠，有之無，互相資給，使有居積者，得以貨易。如魚鹽徒山林材木，徒川澤，既憇，遠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安坐而饗粒食之利。粒食既足，萬邦自然各底其治。蓋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故也。舜使禹陳昌言，禹謀不敢當能賢之責，故以孜孜自任。至皋陶問以孜孜之事，禹乃反覆陳其躬行之實，而其所言，皆振極至理。雖曰陳其所行實天下之至言也。故皋陶所以有俞而師汝昌言之說。黃彝卿尚書精義無垢先生曰：舜使禹亦昌言，禹見舜好善不己之心，嘆曰：美哉此好善之心。然皋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復何言哉。予思日孜孜行其平生所學所傳者，在克艱之言爾。余讀至此，乃知聖賢之心，如此其一也。又曰：禹之功，即舜之功，舜不於禹之外別自求功，皋陶之謀，即舜之謀，舜不於皋陶之外別自陳謀。至於禹之心，即皋陶之心，所以不見謀在皋陶而若在己也。皋陶之心，所以不見功在大禹而若在己也。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教，或齊廢歌，其功遠，其言粹，故歸而為謨。大禹謨是也。蓋搜則不能言，謀然搜為后授，益作虞，奏艱食鮮食，賢遠有無而已。其功鉅者也。德為而謀功為而香，不亦昭昭然乎。皋陶曰吁，士師汝昌言。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整言其身之溺也。民之昏墊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斯民之罹害而不為之憂乎。此禹之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蓋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也。呂氏曰：予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搜播艱食，奏鮮食，鮮為獸之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積塞，全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所謂教稼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為獸之食，相與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割絕不通，故天下之物，有虛充積，無虛全無。天生萬物，欲以養天下，不可不均化。居變其居，積謂如此，虛出茶，茶必有餘積，故化之於出鹽之地。鹽處有茶，茶處有鹽，物物如此，自然均足。於是蒸民乃得全用粒食。天下皆待其治。禹在虞朝，所謂不矜伐，不自滿假之人，當萬世成功之後，宜乎如所謂君子所過者化，曰：求新功。子路曰：不伐不求，何用不滅。至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滅。禹亦聖人，豈不知此。今乃歷舉其功，似若矜伐者，蓋治定功成，禹恐虞朝之臣，見其已成，而不知其經營艱難，若是故自言之，以常存敬懼之心。薛季宣古文訓：帝曰：保命，女亦胃。命，搯曰：能，帝子何。子息曰：尊尊，故錄曰：考如何。命曰：暎水滔天，瀨瀨，襄山。

襄陵下民旦墊于竟三斷隨山築木葦葦救盛金于决九川岨三表家
人以岨川泉槐園救歷難會燕會楸舉十亡倪屋丞民馬檢方苗廷各各
錄曰俞常女昌也。益稷亦謨例也。書無益稷之謨。獨以禹稱益稷之功。
遂以名篇虞夏之間。禹皋陶益稷敷息相次。皋陶先以德著。益稷佐禹之
功。得禹言而後彰。書以益稷名篇。見其功之亞於禹皋陶也。禹不伐而歸
功其佐。所以成禹之功歟。舜求禹之名。言禹美帝之求。言而言無可言者。
我惟念慮不倦。以勤於事而已。勤者功業之所成就。然而勤於無用。猶無
益也。皋陶稱嘆求其孜孜之說。禹言洪水平治。惟勤而後有功。四載舟車
楫。揚行於水。陸泥山者。泮水滔天。大獸雜處。疑若無可為者。益為虞官。故
禹得乘四載。隨山刊木。驅猛獸以進民之安食。棄為后稷。故禹得濬田間
之水。通于大川。又决九川。東至于海。使民得以播種。食力。民無水患。而有
水旱之備。後為轉易。以通有無。其民所居者。化得以安。居食粟。而天下大
治。惟勤不息。始若難而終易矣。禹之勤民如此。何暇於無用之勤乎。皋陶
美而師之。明於禹所謂勤。知言之為事。夫鮮安也。檢今踏履。狀類小舟。有
几。憑身感後。以行塗者。楊脚混子也。今人塗淖。則施之橋。下整則去後。降
則去前者。陳經詳解。帝曰。來禹。士皋陶曰。吁。如何。帝呼禹而來。謂汝亦

水樂典卷三萬四千六

十四

當陳盛德之言。皋陶已陳知人安民之謨於先矣。舜於此求善無厭。故樂
聞其言而不已。孟子曰。大舜有大焉。樂取諸人以為善。禹拜曰。都。帝于何
言。于思曰。孜孜。舜方求其言。而禹且自以為無事於言。蓋禹之意。在於躬
行而不徒言也。于尚美言之有。予之所思者。日以孜孜為念。謂其不息也。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人以躬行為言。而未嘗以言為言。舜之
求言之意。非不善也。第恐求言則有餘。躬行則不足。適以為無益而已。故
禹以日孜孜為事。因以感悟帝舜。皋陶見禹孜孜之言。遂疑而問之。蓋皋
陶亦欲禹之陳謨。不以己之知人安民而遂自足也。禹乃不以言自任。皋
陶豈能無所疑於心哉。君臣有常分。舜以汝命禹。禹亦以子自稱。若敵己
然。於此亦可見誠意之交乎。不可以常分論也。禹曰。洪水滔天。士師汝
昌言。禹因皋陶如何之問。遂歷陳當時所以治水之功。洪水滔天。浩浩
然。言水之大也。懷山襄陵。民有昏墊之害。昏墊。墊溺。困於水也。如此。于於
此時。乘四載。即先儒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楫。是也。隨九州之
山。利除其障蔽之木。以通水道。害去則利可興。暨益奏進庭。鮮食於民。益
是時為山澤之官。所進鮮食。即鳥獸之新殺者。于决九州之川。而至四海。
則大水有所歸。濬通畎澮之水。而至於川。則小水有所入。自水之未通。達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六

也。九川橫流，賦漕無所受。川既決而之海，則賦漕可濟而之川矣。水退而平土可耕，乃墜糧播種而進，庶艱食於民。謂民方阻飢之際，則五穀之食為艱食，又以鮮食魚鼈之新殺者，魚之苟可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此車可見大禹治水之規模次序，莫不先定於胷中。惟其規模先定，是以簡要而不繁，初不見九州之為大。洪水之為難也，使禹於此見其大，見其難，則將遲縮而不敢為，紛亂於中而不能為矣。先刊木而後決川，決川而後漕賦，漕自有次第如此。此所以為行其所無事也。懋遠有無化居，洪水方退，民之日用飲食者，未均其利，必使有者遠之於無化，其所居積則民可以均其利。若魚鹽則徙之於山林，材木則徙之於川澤是也。然民情未能遽然從上，則必勉之，請教勸之，而使之遠有無化居也。如此則交相生養，而民力自裕，故蒸民乃粒，倉庫既實，而民知禮節，故萬邦作乂。此禹之功，見於孜孜力行者如此而已。然大禹有功，號為不矜不伐者也。夫何皋陶之間而乃自言其功，略無謙遜之意，何也？曰：禹非矜功也，自言其成功之艱難，所以使君臣之際常以憂勤為念，則艱難之功可保也。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以為予何言矣，而皋陶復曰：師汝昌言，蓋他人以言為言，而禹以躬行為言，故其言為可法。皋陶以夫謨名於世，宜若無羨於禹之言也。而猶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六

十五

問之於先師之於後，皋陶為書矜己忘人，如後世之士，名欲已歸，遂至於抑人，以揚己哉。胡士行詳解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永前禹事已言，禹拜曰：都，帝于何言乎？思曰：孜孜，不忘此禹，深見天下之理無窮，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孔子所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皋陶曰：吁，如何？皋用土造到禹地位，故嘆而問孜孜之旨。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於予乘四載，水陸既山，隨山刊木，濬川敷土，暨益烈山澤，秦遷廢，東解新食，以敷土。于決瀆，濟九川，九州之川，距時土四方，海濬，漕賦，與入澤，入漕，庚二年七月，二日，八月，距川，暨糧播種，與庶艱食，故洪木時，非鮮食。以對帝之懋，懋且遠，有無遠者，士於土之化，與居，所積蒸，與民乃粒，但今萬邦作乂。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平，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粒食，以其成之之難，而思保之之不易，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謂日孜孜者，非自誇其功也。遷化貨也。洪範二曰：食，二曰貨。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雖遠慮於何言，不以謨自鳴，然所言如此。昌執加焉。陳大猷集傳帝曰：來禹，于思曰：孜孜，新身王氏曰：孜孜，勤勉不已也。呂氏曰：皋陶陳謨既畢，帝見禹在側，故呼禹來，使其亦陳昌言。愚曰：

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而已。蓋以力行望舜也。呂氏曰。禹曰。都以下。正與
 自無孔子同。但自無氣象。惟靈聖賢分重自異。禹達理深。見得道理
 窮。愈加勉而愈不自上。蔡氏曰。見古史無垢。張氏曰。見精義。唐孔氏曰。見
 上。其卑陶曰。吁。如何。呂氏曰。吁。亦悄然之辭。卑陶用工到高地。位故復
 問其如何。禹曰。洪水滔天。主師汝昌言。愚曰。昏謂茫然莫知所之。
 王氏曰。隨山相水。所出入治之。刊除木也。刊木以達險阻。除殺障也。唐
 孔氏曰。與益奏進。衆鮮食於民。新殺曰鮮。謂刊木所獲鳥獸也。非人曰。益
 為其言效也。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佃也。呂氏曰。見其耕。即精義。王氏曰。
 濟治而深之之。謂川或不必濟。於其壅塞也。決之而已。唐孔氏曰。賦漕
 舉小大而略其餘也。愚曰。飽賦漕。則如井田之法。成於禹。又其詩曰。夫夫
 梁山。惟禹句之。決九州之川。通之至於四海。濟其賦漕。以至於川。呂氏曰。
 大水入海。而後小水有所歸。此禹治水之法。朱氏曰。九州至海了。却
 雖小水入川。此是大形勢。愚曰。此見禹治水規模宏大。而工夫精密。
 聖人作事皆然。薛氏曰。見其手。宜古文訓。葉氏曰。艱食稼穡也。言稼穡
 艱難也。蘇氏曰。見其耕。全解。唐孔氏曰。水漸除矣。與稷播種。衆殺。非人曰。
 經為農官效也。新安王氏曰。此教民稼穡也。進衆鮮食。與鮮食。謂決水

水經卷三萬四百二十六

所得魚鼈也。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漁也。愚曰。上古始七教。無。伏羲作
 卦。以佃以漁。人已鮮食。至此益廣。而張氏曰。食給。至於是。懋遠有無。以通
 其貨焉。愚曰。遠徒有無。貴於懋勉。不思則所遠者不繼。新安王氏曰。
 居。儲也。有者因遠而可化。以通其所有餘。無者因遠而可居。以補其所不
 足。王氏曰。物不可積。則使之化。可積以待。則使之居。新安王氏曰。此教
 民以負販也。新安王氏曰。米食曰粒。愚曰。作。與於治也。張氏曰。食
 給貨通。然後可以致力於農。故衆民乃皆粒食。既富而後教化行。萬邦所
 以作。又。呂氏曰。此段須看。乃字。洪水滔天。禹用力如此艱難。然後衆民乃
 粒。而萬邦賴以作。愚曰。神農作木。粒食已久。洪水既平。授始教人
 畫。推種之方。而禹民皆粒。愚曰。勤者。萬事所由成。不動者。萬物所由廢。卑
 陶問禹所以思日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勞。與作。之效。以答之。
 而不及其他。蓋以吾手主受用。惟在孜孜而已。意在言外也。呂氏曰。禹
 雖非陳謨。是乃陳謨之大者。故卑陶命之。而曰師汝昌言。呂氏曰。治定功
 成。為德難保。正如管仲告桓公無忘在昔之意。謂今日無事。須當存昔日
 艱難之心。艱食。伏氏作根食。吳氏曰。切根。生如百穀之類。孔氏曰。見此傳。
 夏氏曰。見何山。詳解考工記。見上。其林光朝。艾軒。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為拜曰都帝于何言。子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于來四載。隨山刊木。墜蓋奏庶鮮食。于決九川。距四海。濬吠滄。距川。墜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建有無化居。堯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帝曰。來禹。汝亦有昌言乎。禹謂于何言。子思曰。者孜孜之意。子產曰。禁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日。謂往日也。皋陶曰。吁。如何。蓋問往日所為孜孜之意。禹因述往者懷襄昏墊之意。吾嘗乘四載隨山刊木。蓋則奏庶鮮食矣。吾嘗決九川。距四海。濬吠滄。距川。獲則播奏庶艱食鮮食矣。為不忘朕躬。幸苦之狀。又不忘所以一食之頃。先武謂禹曰。君若無養亭豆。粥。厚沔。河麥飯。厚息。久不報。蓋奏庶鮮食。謂魚鼈。凡可食者。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謂旁取草木之實。雜魚鼈以進之。懋建有無化居。堯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向者孜孜之事。終不敢忘。皋陶謂是言也。有所可法。故曰師汝昌言。仁山金履祥表註。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孜孜之實。其初孜孜之權宜。其中民食之兼舉。其末民食之皆足。又曰。濬吠滄。井田之制。助乎此。王天與纂傳。帝曰。來禹。土師汝昌言。蘇氏曰。于何言者。猶皋陶之未有知也。思曰。孜孜者。猶皋陶之思日贊贊也。皆相因之辭。是以知曰之曰。當為日也。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有以也夫。許氏曰。來

駕也。王氏曰。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濬吠滄。距川。使小水有所入。葉氏曰。洪水之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隨山刊木。除其壅蔽。然後益得以烈山澤而焚之。禽獸可得而食。所謂墜蓋奏庶鮮食也。決九川。使至海。濬吠滄。使至川。降丘宅土。然後獲得以播五穀。教稼穡。魚鼈而食之。所謂墜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郝氏曰。禹言墜蓋於隨山刊木之下。言墜稷於濬吠滄。距川之下。則是以刊木之故而墜蓋。以濬吠滄之故而墜稷。夫木乃山林之產。吠滄乃田間之道。蓋為虞。實主山澤。以刊木之故。墜蓋。則木之所以刊。皆益實為之。稷田官。常出入田間。以濬吠滄之故。墜稷。則吠滄之所以濬。皆稷實助之。刊木以除水之害。濬吠滄以致水之通。二者治水大事也。而益稷有功焉。則是治水功成。禹固為先。益稷實亞之矣。說者不以刊木論墜蓋。惟以奏鮮論墜蓋。不從濬吠滄論墜稷。惟以播奏。鮮論墜稷。於是禹所言者。殆類自侈其功之辭。今當從隨山刊木。墜蓋。濬吠滄。距川。墜稷。作句。則禹所言。志是歸功於此二人也。應氏曰。勤而不履。流而不滯。公天地之利。以養天地所生之人。豈後世均輸乎。準。臣殖利。以自私哉。伏生大傳。作質。遠有無化居。又曰。艱鮮並奏。會貨交質。而必總之以乃稗。則養民之政本可知。六府之土。教惟修。五行之土。爰稼

橋本末輕重之序。昧然也。蔡氏曰。見會通。漢孔氏曰。見北傳。唐孔氏曰。見上。陳氏經曰。見詳解。夏氏曰。見州山詳解。陳氏曰。見陳大猷傳。林氏曰。見世壽。全解。黃鎮。成通考。高曰。子乘四載。蔡氏曰。水乘舟。至以上山不蹉跌也。子決九川。距四海。漕水漕距川。蔡氏曰。九川。九州之川也。王次漕。水漕之水。使各通于川也。蔡氏曰。惟漕之制。蔡氏曰。惟漕之制。蓋虞夏之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一句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之數。略同。則田制亦不甚異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至大川之上。必有塗焉。注云。三夫爲屋。屋。其也。一井之中。三在九夫。三三相其。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爲出四稅。律連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四稅。律連十里。治漕。賦漕陳祥道曰。書曰。漕水漕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大間有遂。遂上有遂。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漕。漕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土謂之漕。注云。其司馬法。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三十一

六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蓋三屋爲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以遂溝洫。漕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園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貢公采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廩。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魯孫來止。而歌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秣。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六

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求地有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于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溝，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溝，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邪？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溝，同間有溝，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溝而已，謂其間有溝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溝，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溝，亦其大畧云耳。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六

十九

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夏貢商助，周徹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者，周人之徹也。周官載師：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欵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稼師有鋤粟，許慎釋鋤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十一籍而不稅，此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同乎商。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縣八以為甸制，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畊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畊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畊百畝，而以公田十徹助，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頌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義，蓋為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久，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洽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嗚呼！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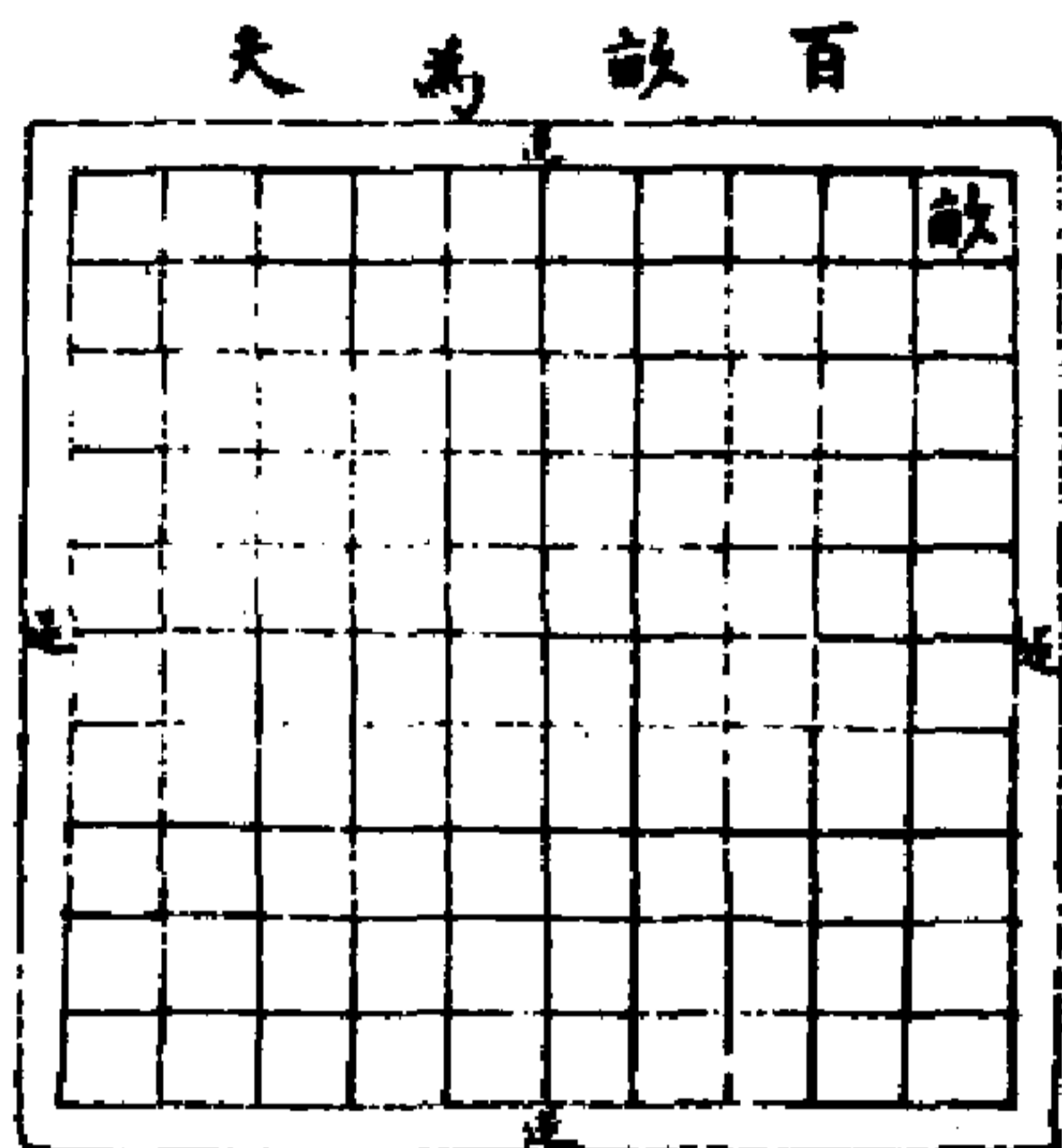
際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則法畧於夏。備於周可知矣。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貢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家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力政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不與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蠲息。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人。以及六十。野自六人。以及六十五。皆任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貧壯者之會。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

永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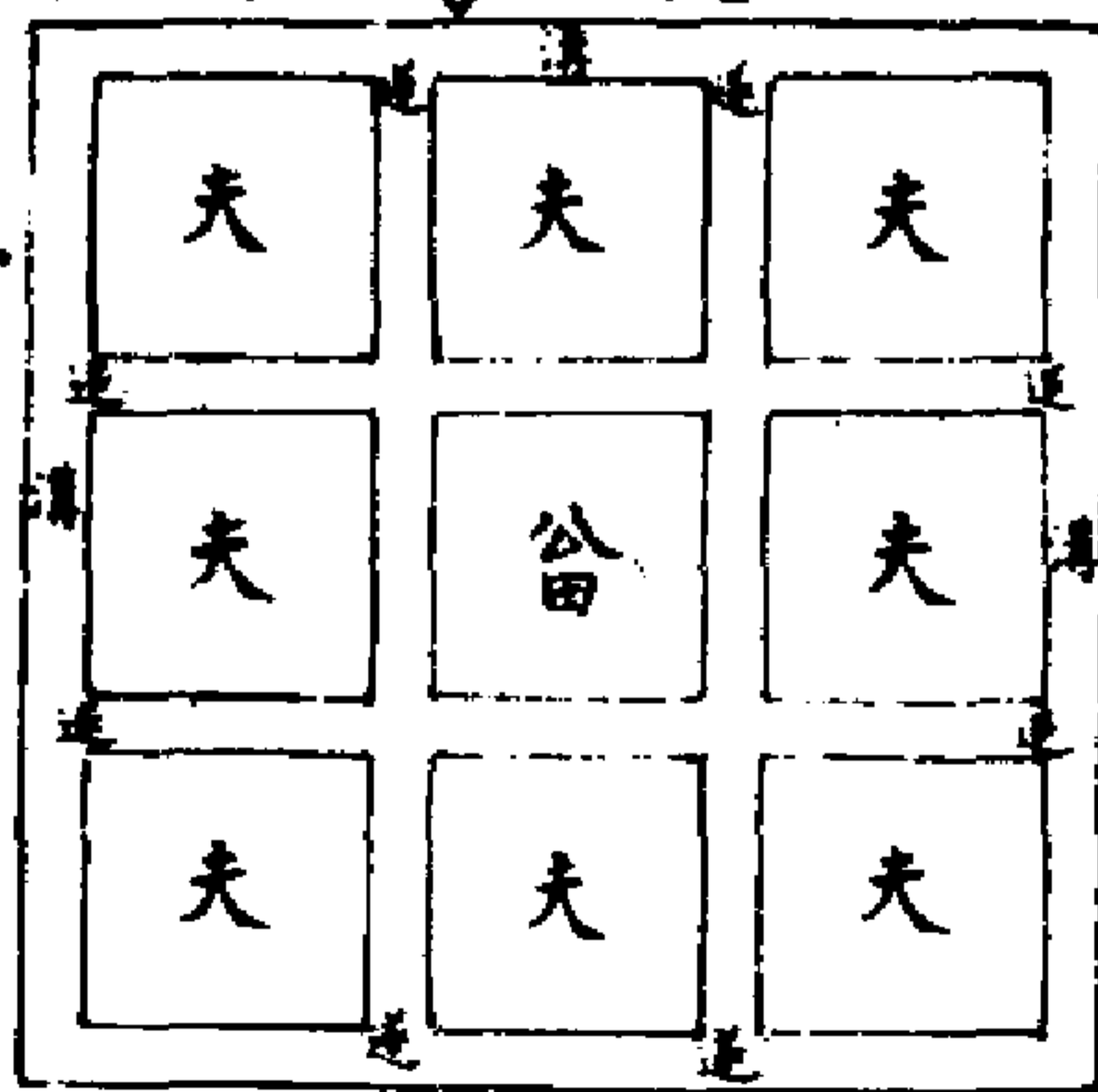
平

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高。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役輕重均而已矣。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遠則鄴長以旗鼓。兵車帥而至。遠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鄴。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鄴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卿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從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長。三年不從政。壽家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使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使家。三月不從政。然則使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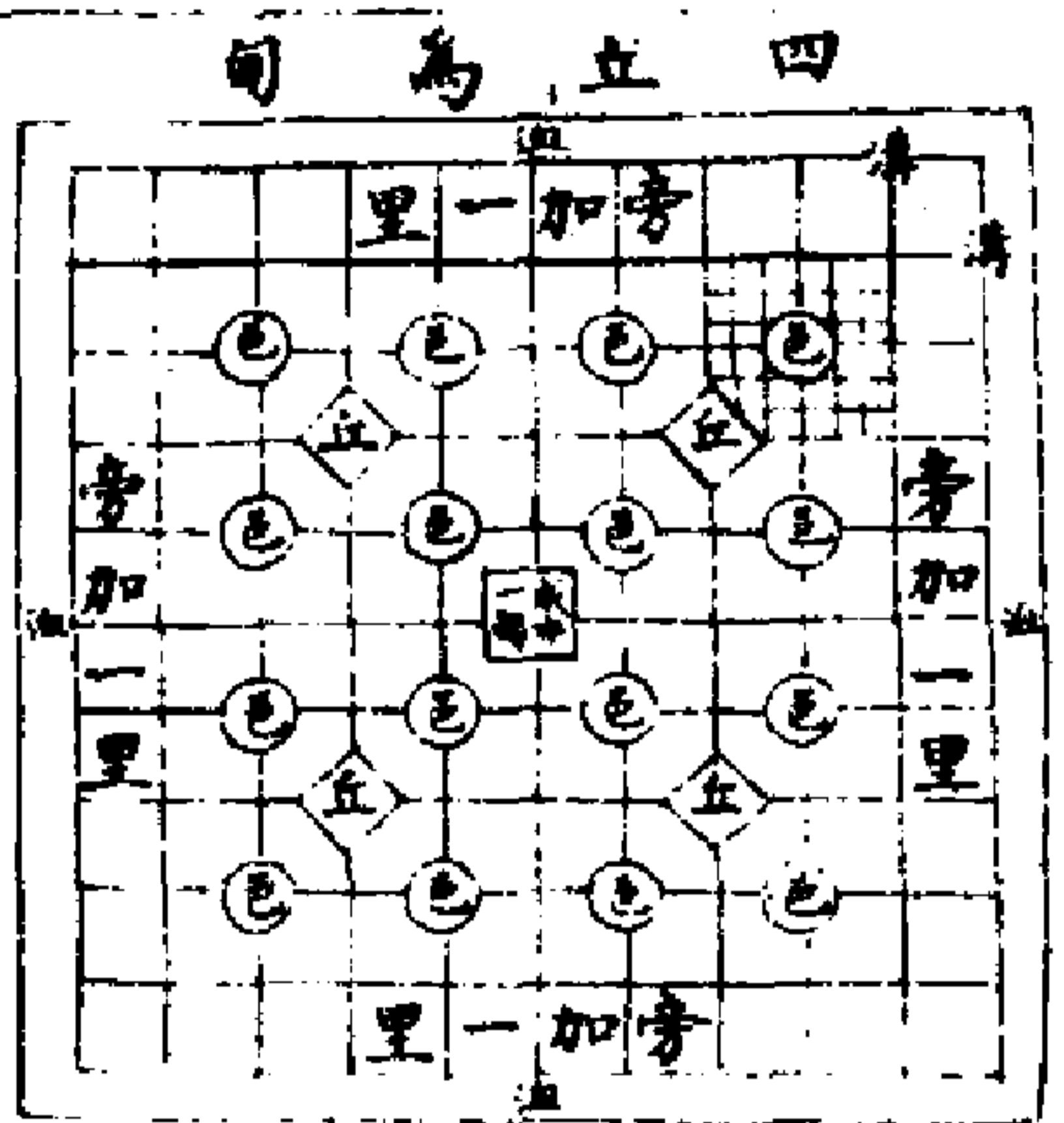
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會責者也。釋之老人專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謀先王之法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月。王制月氏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卿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從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兵惡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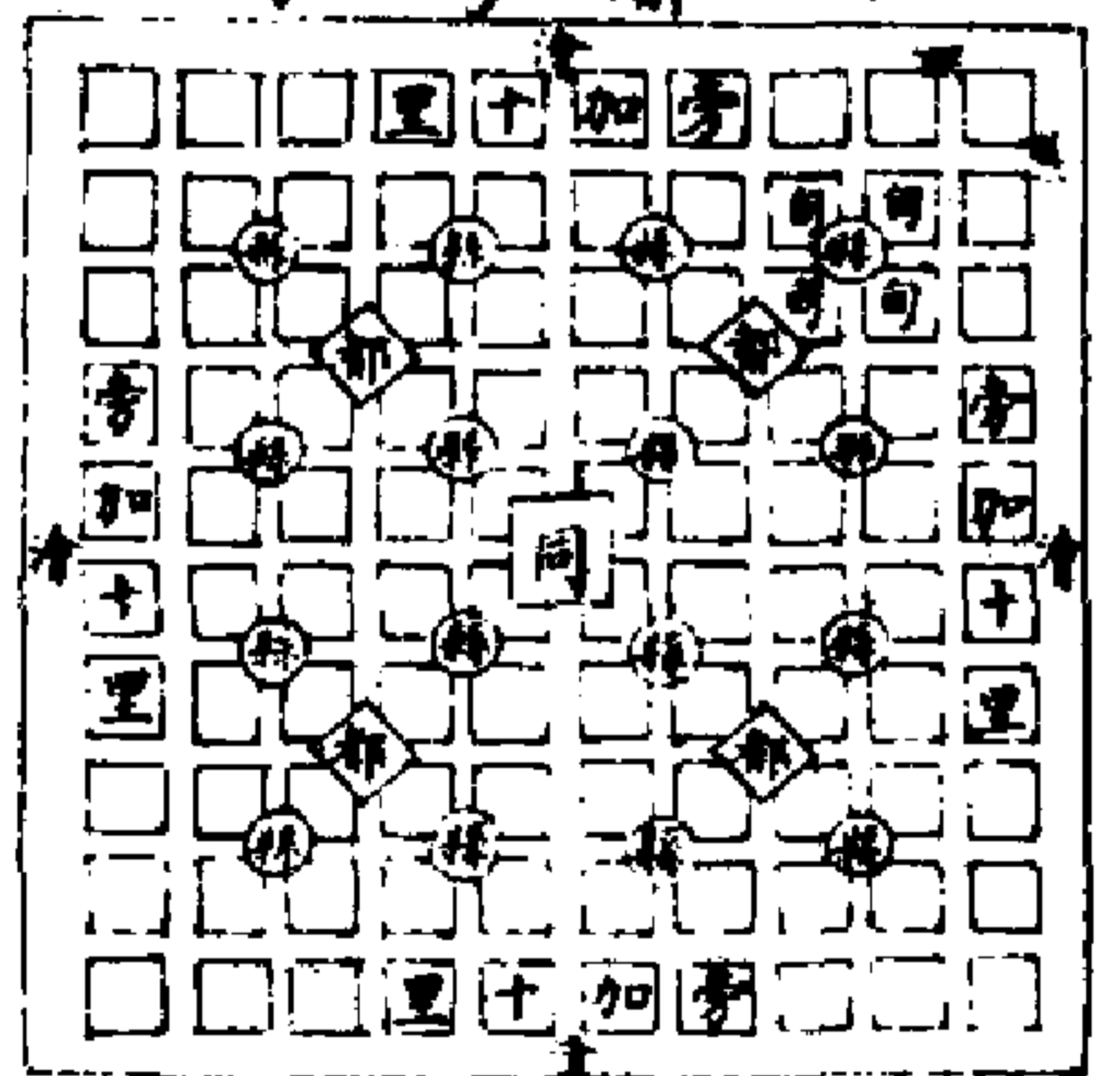
百畝為夫
 古者一井
 九夫為井
 中曰井
 上曰井
 之官也
 田一夫
 百畝
 方百步
 有夫
 溝遂上亦
 廣二尺深
 二尺曰遂



井間有遂
 此數向來
 地之制九
 夫為井
 者方一里
 九夫為井
 之田也
 地制井田
 異於鄉遂
 及公邑一
 井之中三
 三和共出
 賦稅共治
 廣四尺深
 四尺曰溝



四井為一里
 咸方十里成
 中容一甸
 方八里出甸
 稅練遂一里
 治田四井為
 邑四邑為
 四邑為甸
 方八里旁
 一里故方十
 里甸之八里
 間方計之八
 八六十四井
 五百七十六夫
 出稅旁加一
 里三十六井
 三百二十四
 夫治田



都
 廣八尺深八
 尺曰溝
 廣二尺深二
 尺曰遂
 何曰溝
 同間有溝
 注云方百里
 為甸則中容
 四都六十四
 夫方八十
 出田稅練遂
 十里治田
 井田之制備
 於一甸

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云。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鄰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達于川也。萬人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甸以商。甸之制。遂從溝。澮澮從澮。澮九澮而川。周其外。馬去山。陵林麓。川澤澮澮。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其地。萬陽黃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六

耕之田尚少。故又教民以漁。魚進決水所得魚。鱉之肉以食也。愚。大傳作
 質。質易也。遷。徙也。化。變換也。居儲積也。兩相貿易。遂有於無。變化其所居
 積之貨也。燕。燕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息乎。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
 貨。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皆得粒食。而為邦興於治也。為之患。謂
 今水患雖平。然不敢忘昔之勤勞。而遂安逸。欲常如治水之時。所謂孜孜
 者如此。而卑陶以其言為可師也。許。許。許。許。蔡傳。上。上。陸德
 明曰。上。上。又按夏本紀。泥行乘橋。山行乘檣。然則橋
 與檣。為一物。板置泥上也。檣。與橋。為一物。木。林人舉以行也。
 古釋題。帝曰。來。高。王。子。思。日。孜孜。石。林。某。氏。曰。古。之。聖。賢。推。賢。上。能。更
 相。先。後。不。以。己。長。而。掩。人。之。善。故。高。欲。因。卑。陶。之。言。而。發。其。謀。卑。陶。欲。因
 為。之。言。而。明。其。功。舜。能。從。容。在。上。而。兼。受。之。此。所。以。無。為。而。治。也。林。氏
 曰。上。上。今。所。思。遠。有。無。化。居。上。師。汝。昌。言。蘇。氏。曰。為。所。謂。孜孜。者。其
 言。至。約。而。近。也。故。卑。陶。吁。而。問。之。為。乃。極。言。孜孜。之。効。其。所。建。立。成。就。巍
 巍。如。此。故。卑。陶。曰。俞。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不。師。乎。
 林。氏。曰。上。上。今。所。思。遠。有。無。化。居。上。師。汝。昌。言。蘇。氏。曰。為。所。謂。孜孜。者。其
 氏。曰。夫。水。決。而。有。所。歸。小。水。滂。而。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不。決。川。則。雖。滂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六

二十三

吹。滂。不能除水患也。林氏曰。艱食。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復成。蔡氏元
 曰。水平之後。夫下知為之功而已。為以益復與有功焉。故言暨。暨。暨。暨。
 是。尚。不。自。有。其。功。而。與。益。復。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呂。氏。曰。為。不。矜
 不。伐。今。乃。歷。舉。其。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雖
 平。成。昔。日。之。心。不。可。忘。也。所。思。日。孜孜。者。正。在。此。雖。不。陳。謀。乃。陳。謀。之。大
 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玉。篇。檣。上。上。今。所。思。遠。
 人。子。地。天。地。各。其。人。愚。謂。為。高。司。空。後。為。田。正。蓋。為。虞。土。田。山。澤。為。獸。
 魚。鱉。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伎。所。當。借。行。隨。時。施。宜。因。利
 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餒。之。中。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
 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復。授。其。方。奏。進。也。益。專。言。之。
 從。言。播。奏。於。艱。食。言。播。於。鮮。食。言。奏。也。既。而。有。無。相。通。貨。食。足。始。也。不
 足。終。乃。有。餘。為。不。忘。益。從。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
 世。孰。從。而。知。之。析。安。陳。氏。曰。上。上。今。所。思。遠。有。無。化。居。上。師。汝。昌。言。蘇。氏。曰。為。所。謂。孜孜。者。其
 大。賦。呂。氏。曰。上。上。今。所。思。遠。有。無。化。居。上。師。汝。昌。言。蘇。氏。曰。為。所。謂。孜孜。者。其
 皆。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卑。之。昌。言。此。舜。好。善
 無。窮。之。心。也。為。聞。此。言。歎。美。此。心。謂。卑。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思

日孜孜力行不倦。勉為善於己也。此為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馬，善與人同，舜為之所以聖以此也。禹因述治水之勞，以寓警戒。蓋欲君臣間常如洪水未平時，因前日之已孜孜者，而日益孜孜，以保治於悠久。非自稱其功而已。他人以言為言，禹述躬行以為言，宜舉以其昌言為可師，亦如其警戒之深意矣。蘇氏曰：見上。人非善也。唐孔氏曰：見上。王氏、呂氏、蔡元度、董氏曰：見上。事見融堂錢時書解。帝曰：來。禹、子思曰：孜孜不已也。孔子曰：為之不倦。又曰：倦慎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老將至而不知，則可得而有言。故又曰：天何言哉？或曰：禹前乎陳克艱之謀，不一言而足。克艱即孜孜為為而又。有言後乎此，陳安汝止之旨，亦不一言而足。安汝止即孜孜也。苟為而又。有言，鳴為未始有言也。雖然，不可得而言也。如之何而又可思也。起意而思，乃夫乃離，不識不知，雖思非思。夫是之謂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王師汝昌言。皋陶問于何言之對，意謂禹亦當陳謀，故吁之。然未究孜孜之旨，故復發如何之問也。愚觀禹答皋陶之問，自言所以孜孜者，只說治水一事。不覺使人起敬起嘆。聖人純一不已之功，其用處乃如此。或曰：禹之治水，在舜攝政之初。今幾年矣。日思孜孜，正是言日用事，如何獨舉此舊事以為言。嗚呼！是愈使人起敬而起歎也。方治水之時，禹之孜孜由是也。既治水之後，禹之孜孜由是也。不言我今日之事如何，而獨舉以其時之所以治水者，此正明示孜孜之妙。始終一念，無古無今，所謂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者也。皋陶聖學工夫，洞達此旨。一聞禹語，不覺稱贊。既命之，且師之曰：師汝昌言。禹曰：予何言而皋陶乃謂之昌言，此其所以為昌言也。眾聖對答，神機妙用。如風雷雨電，出沒變化。嗚呼！何其盛哉！李省忠音註。皋陶陳謀既畢，帝故呼禹使亦陳昌言。禹見舜好善之心不已，拜而歎曰：美哉！此心然。皋陶昌言至此極矣。我復何言哉！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自勉而已。蓋以力行望舜也。下民昏替，墊溺于為使民之具，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探，隨山以相水勢，除木以達險阻，及益進衆新殺之食於民，鳥獸魚鼈之類，予疏濬九州之川通之。至於四海，然後濬深賦澮之水，以至於川大水入海，而後小水有歸。蓋其次第也。水漸除，土可耕，則及撥播種，五穀進，艱得之來，與新殺之禽魚於民。懇勉遷徙所有之物於所無之地，可化則化之。可居則居之。化變易也。居儲積也。農民乃得粒食，萬國皆興。作於又治。王充耘讀書管見。皋陶陳謀已竟，帝呼禹使言。禹謂于何所言所思者曰：孜孜而已。猶所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皋陶有

如何之間。而禹遂有治水之陳。其意以為當洪水橫流之時。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是故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播艱食。奏鮮食。懲遠化。居。然後丞民。得以粒食。為邦遂爾。作又。此豈空言所能辨耶。要非孜孜不可。此予之所以欲無言也。皋陶自以其所見之不逮。故云師汝昌言。傳者謂為述其治水本末。而警戒之意。實存其間。蓋欲君臣勉力以保治功。恐殷文原無此意。艱食者。用人力播種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非如鳥獸魚魚自然生長也。故以彼為鮮食。此為艱食。王充執主意。帝曰。來禹。王帝于何言。聖君選大臣。而欲其美言。不必避諸人。大臣贊同。列而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夫美言者。公天下之言也。聖君公天下。以為問。大臣公天下。以為對。而何人與己之間哉。觀舜禹問答之間。足以見益稷合於皋陶。謨矣。帝之求禹也。實因皋陶之陳謨也。謂之曰。亦昌言者。非足其已言也。求其所未言也。豈非欲其不以美言避諸人乎。而禹也。拜以致其敬。都以其美。曠之曰。予何言者。非不欲言也。蓋不必言也。豈非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乎。然則帝舜為求言之至。夫禹為知言之深。仍伏生之舊文。而觀之。則舜禹皋陶之心。無間然矣。子乘四載。王萬邦。作又。此是聖人除患與利之次第。方懷山襄陵。時平地皆水。不可行。故隨山刊木。平地不可播

永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二十六

二十五

種。故暨益奏鮮食。以汲汲濟民。及水漸平。方得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平地可以播殖。故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又恐其有無不能相通。故懇遷有無化居。然後丞民。乃皆得粒食。而萬邦作又也。蓋播奏艱鮮。但各隨其地之所宜而已。未能兼濟天下也。直至通有無。然後無一民不得其養。故曰。烝民乃粒。上大槩是隨地與利。以足民食。下是民食足而治功成。聖人視天下之饑溺。猶己饑溺之。故汲汲焉與利去害。而又有以均其利於天下。此所以民食無不足而治功無不成也。陳雅言書經。卓躍帝曰。來禹。惟思日孜孜。此題在汝亦昌言。載此篇伏生以合於皋陶。謨故作此題者。必須通上篇考之。方有說話。轉得實。蓋因皋陶陳謨之後。進禹而謂之曰。知人之謨。皋陶固陳之矣。然知人之外。他豈無可言者乎。汝來而亦昌言可也。安民之謨。皋陶固陳之矣。然安民之外。他豈無可言者乎。汝來而亦昌言可也。此聖君好善之心。為無窮。故惟恐善之在人者。未盡聞於己也。為於是拜。以致其敬。都以其美。稱帝而告之曰。天下之事。莫大於知人。皋陶既陳之矣。我更何所言哉。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天下之事。莫大於安民。皋陶亦陳之矣。我更何所言哉。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此大臣好善之心。亦無窮。故以為善之在人者。必當避諸己也。君臣之間。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六

同一好善之心。此孟子所謂舜樂取諸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者也。十一
乘四載。至萬邦作乂。此禹因皋陶問其思曰孜孜之義如何。故歷述其治
水本末之詳。而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治於無窮者也。此題合作
三截。予乘四載。至秦廩鮮食。是一截。治水之始也。予決九川。至艱食鮮食。是
一截。治水之中也。懋遷有無化居。至萬邦作乂。是一截。治水之終也。然又須
橫截。分作兩大段。始而隨山刊木者。所以殺其壅遏之勢。中而決川濬水。治
者所以導其沉澁之歸。終而懋遷有無者。所以化其居積之貨。安民之道。至
是而始備。謂之予者。二禹自言其己之力也。始而暨益奏廩鮮食。於時艱食
無有也。故惟進夫鮮食而已。中而暨稷播秦廩艱食。於時艱食猶未足
用也。故兼進夫鮮食焉。終而民乃粒。萬邦之治。為之興起。則舉無事乎鮮食
之憂。養民之道。至是而始盡。謂之暨者。二禹言其非盡己之力也。若是則去
昏墊之害。致平成之利。其難如此。安得不思日孜孜。保治於無窮乎。此大禹
進言之深意也。不然。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警戒之意。存乎其間。皋陶又何
以謂之師汝昌言也哉。與辨至此。題在化居。截以隨山川。濬水。決濬。為除害。奏
鮮食。懋遷。化居。為興利。此有以見聖人施功之序也。曰乃粒。作人。此有以見
聖人成功之難也。黃彝卿尚書精義無垢先生曰。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

水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三十六

二十六

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也。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為之佐也。
同心贊協。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單。名不必擅。倘吾懷至公之心。
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不自廢於唐虞之時。至列名於禹皋陶之後。則
忘嫉之心。強復之意。庶幾其少。參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
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共成其大功。二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
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於皋陶之後焉。王充祕書疑問。斷禹治洪
水。暨益稷奏廩艱食。鮮食。厥功懋矣。及舜授禹位。獨讓之皋陶。而不及益
稷。何歟。益稷之後。各有天下。而皋陶之後。世竟不有天下。則皋陶之功。亦
不足恃歟。答虞廷諸臣。禹以平治水土而立功。皋陶以明刑弼教而成功。
其事為兩途。而皆有功於民者也。若益稷則佐禹以成功。其於禹益同功。
一體。而非皋陶之功。足與禹為敵者。比也。舜以平治水土之功。而讓禹。禹
自愧其功德之不足。以當大任。若復推避益稷。則亦平治水土者耳。益稷
之功。可稱。則已為得為無功者耶。故汎益稷於不言。而推讓皋陶。蓋其心
以為若己之平水土。而不足以得民心。若皋之明刑弼教。為能種德。以得
民心耳。若斯人者。使之有天下。宜也。此禹之意也。然禹之除大患。興大利。
其功德。終非皋陶可比。此舜所以訖授以天下。而益稷同功之人。其後世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六

亦有天下。謂卑陶足以有天下者。禹也。以人事推之也。卑陶之後。世竟不
有天下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此其又變也。而非可以常理論也。宋純
愚藍樓葉丞氏乃粒。萬邦作乂。卑陶曰俞。澤被乎天下者。既底於大同。
故言契乎人心者。非出於苟同。夫入臣之事業。凡其昭著乎天下之公者。
國人之所心服。其或議論不厭於人心之私者。必其淺功末効之僅可稱
紀者也。有如大臣養民之澤。既播滿乎天下。是雖不言而人已深信之。孰
謂其形諸言而有異論者哉。昔禹卑以公道相與於虞虞之上。有見乎此。
方禹之自述也。謂當天生阻飢之時。而致烝民粒食之養。由是教化行於
富足之後。萬邦躋於作乂之域。謂非底於大同可乎。然禹之功在天下。既
已均其生養。在廷臣豈復異其議論。是宜作乂之一言方發之。而俞之
一辭已見之。卑陶蓋理當於心。心會乎理。夫豈苟同。而為是者。利同而
効亦同。故天下有餘治。理同而論亦同。故同列無餘辭。非大道為公之日。焉
能致是哉。夫立之意。有立功。有立言。能禦大菑。能捍大患。施之利澤。養
者。是之謂立功。豐而不餘。約而不失。見之議論。是非者。是之謂立言。然功
成於己者。未能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則言出於人者。豈能捐異
論之捷。出而塞群疑之紛紜哉。蓋任天下之重者。不可以小用。而致澤民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六

二十七

之功者。不容於有遺。故有一民之未被。則於己之功。為有虧。有一節之未舉。
則於人之言。為有愧。故凡夸稱而樂道者。未必出於人心之誠。當小惠之
未極。而曰我能是。我善是。此固不能逃議者之口也。惟夫澤潤生民。無缺
然不滿之處。功被天下。有翕然大同之風。則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已
心悅而誠服。安有決洽於黎庶。而不見知於比肩之人。昭著於海宇。而不
見信於在廷之論也哉。此禹之功。所以博。而卑陶之言。所以約者。厥有旨也。
今夫吾何以知禹之功。為博也。貢利之既通。無彼疆此界之殊。土地之既
乂。有耕桑隴畝之計。播種之功。既加。而九谷之孰。以時。獲之。粒粒。而積之。
粟粟。彼有遺粟。而此有滯穗。安居而暇豫。優游以自足。向之茹毛飲血者。
今得以飽膏粱矣。向之阻飢而不給者。今得以悅芻豢矣。口體之養。既充。
而禮義之風。自著。雖海隅出日之邦。有上恬下熙之樂。而保合大和之感。
無干紀戾常之民。胡越一家。車書萬里。謂非底於大同可乎。禹之自述者。
蓋如是。而吾又何以知卑陶之言。為約也。人之常情。聞人之功者。嫉妬
之所由生。而見人之自誦其功者。未必不胥疾以惡之。聽人之言者。譏議
之所自起。而見人之自述於言者。未必不群嘲而詆之。今也。禹即是功。而
為是言。嫉妬一生。將必有以妨其功。譏議一起。將必有以沮其言。而卑陶

不然發之於心。形之於口。隨聲而答。曾不留難者。自一俞之辭。而無異議也。隨聲而和。靡有疑問者。自一俞之外。而無餘說也。皋陶並荀同而姑徇之者。禹之功。至萬邦作乂而極。皋陶之言。至於理而止。固如是哉。嗟夫。古人惟公道之昭明也。故其出而任人之國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其視斯民之無告者。不啻赤子。及其功在天下。德在生民。朝廷信之。天下信之。要之大臣。惟知為民耳。初不考其能之出於已。同列惟知其為民耳。初不美其事之成於人。茲其所以為古人之盛歟。後世惟私意之蔽也。故其出而立乎人之本朝。建直委於苟且。功業淪於卑陋。坐視孺子之入井者。固歎乎無以議為也。間有思濟斯民。亦既勞止。而同列之相輕。或不先於事修。而誇與計。安天下。乃可底績。而同名之相忌。或不先於德高。而毀來茲。其所以為後世之薄歟。蓋至是而後。知有禹之功。益知有皋陶之俞也。夫四海會同。而六府修。則蒸民粒食。東漸西被。而聲教暨。則萬邦乂矣。是功也。成於其手。出於其口。而在禹。迷之。蓋僅以為塞責。若夫均此德意。同此念慮。而在皋陶。俞之。蓋亦以為當然。初非汲汲計事功之成否。而為謀論之異同也。夫以禹之地。平天成。萬世且為之。永賴。謂當時而非之可乎。禹之克勤克儉。天下莫與之爭。能謂同列而忌之。可乎。反覆為皋陶之際。

水樂天壽卷之六

元

而考論其精微。得不因皋陶之一俞。而發君子之三嘆也哉。王充耘書。義矜式。懋遷有無化居。至萬邦作乂。聖人有以均天下之利。然後民食足。而治功成也。夫利或偏聚。而不均。則民有不得其養者矣。治功何由。而可興乎。昔在大禹。深慮乎此。故於水患既平之後。山澤之利。已與懋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易。變化其居積之貨。蓋欲使之有無相通。而利均於天下。然後蒸民乃得以粒食。而萬邦得以興起。其治功焉。噫。使聖人懋遷之政。不為則利不足以周天下。而治效亦無由而著於天下矣。士云。嘗謂民之所資者財也。民之所急者食也。天下之民。所以享其利而遂其生者。皆由於此。而治化興行之機。四海入安之效。莫不啻此焉。出何也。民者。邦之本。而食者。民之天也。夫民衣食不足。則救死而恐不贖。何暇治禮義。及其家給人足之後。求得欲遂之餘。率之以善。而知所勸威之。以刑。而知所懼。然後以令則行。以禁則止。治功之興。其孰能禦之哉。民生於禹。而可遂矣。然而居山林者。多材木。居川澤者。多魚鹽。苟上之人。不有以道之。則農有餘粟。而病於寒。女有餘布。而阻於飢。民生之不遂者。自若也。故為之君者。必有以懋勉其民。使之徒其所。有易其所。無教者。孜孜而不怠。怠以其有餘。其不足者。勉勉而不欺。自己夫。然後有無得以相通。匱乏得以相濟。天下之

利無不均之患矣於是民生之衆殺不可勝食而無復阻飢之憂合哺鼓腹而非復前日艱食之比矣民而謂之烝民可以見其無一夫之不獲而林林總總之衆衆皆得其養矣夫聖人在上惟憂民夫其養耳民得其養果何患乎治功之不成乎禮樂刑政由是而修明紀綱法度於是而振舉四方有風動之休而比屋有可封之俗矣邦而謂之萬邦可以見其無一所之不盡而東漸西被運于四海衆皆與其治矣豈非民食足而治功成乎嗟夫聖人愛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天賜禹以洪範九疇其三曰農用八政必以食貨為先蓋食貨者所以養生也是時黎民方克阻飢之厄宜乎懋勉之意如此也雖然舜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進其言而禹乃歷述其治水之功以迄於萬邦作乂禹豈好為是夸尚哉不述其治水之本末則無以知萬邦作乂之由不知成功之艱則未有能保其功於無窮者禹吾無問然矣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六